



文壇逸話

徒宏

文壇逸話

宏徒編

日文學研究會叢書

1932

代序

「頭陀生來愚拙，不慣談龍談虎，只得說貓說狗。」酒家宏徒是也。蓬萊數載，訪仙未遇；泛桴回來，走頭無路。雖久已皈依我佛，卻還貪戀酒肉聲色。有時野性發作，便也東塗西抹，胡謔幾句，送去雜誌補白；換得銀錢，好買咖啡、捲煙、花生米……今日天氣晴和，不免模倣東士亞美利加洲辛克勒亞上人，學他把火油抱在胸前，站立鬧市貶賣——這個主意不錯，行行走走，不覺已來到了十字街頭。待我把書擺開來，叫喊幾聲則個——

「過路的客官們，快來快來……」

「什麼說，怕這書裏所記的不是真實的，不肯買麼？」

「既然不肯買，就奉送一冊看看也能！」

「什麼說，正埋頭於什麼性教育之類的研究，就送一冊也不願意看麼？」

目錄

史特林堡與婦人.....	一
文豪所得的稿費.....	四
馬克吐溫的領帶.....	六
阿那託爾法郎士不受人拍.....	九
龔枯兒兄弟.....	一二
託爾斯泰與二十八.....	一四
小兒的啼聲.....	一五
普希金的決鬪.....	一六

死刑臺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	一八
暴虐狂與受虐狂	二〇
蘭姆姊弟的苦運	二四
詩人雪來	二六
迭更司唱蓮花落	二八
金丸藥與紙丸藥	三〇
勃蘭特	三二
鮑特萊爾的奇癖	三三
屠格涅夫軼事	三四
痛罵男女關係者	三五
十返舍一九之滑稽	三六

南方熊楠這人·····	三八
華盛頓歐文的家·····	四二
詩人與小鳥·····	四四
巴爾札克的收入計劃·····	四六
巴爾札克的想像力·····	四八
哥德的晚年·····	四九
勃萊克的幼年·····	五〇
拜倫的幼年·····	五五

史特林堡與婦人

十九世紀的斯堪的那維亞半島，有三個偉大的天才，他們生在同一的時代。一個是易卜生，一個是般生，還一個便是史特林堡 (Strindberg)。三人過着不同的生活：般生裹在溫暖的夢中，易卜生的主張徹底，史特林堡的是辛辣。

一八九〇年某日，史特林堡寄寓巴黎，忽然有一位珍客來叩他的門，開門一看，是他的故鄉的朋友般生。這時史氏展開他皺着的眉頭，好像春日的陽光溶解積雪似的。他的陰鬱，沈悶，厭人的性質，雖然住在繁華的巴黎，也不能爲之改變。這一天般生來訪他，他在日記裏記着，「般生實是一個可以懷念的男子，他恰像一個穿着 frock 的大孩子。」他所敬佩的般生的性情，和他正好相反。



讀過史氏的作品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憎惡婦人者 (women-hater)，他這偏狹的性格，一半是天性使然；一半也因為他的身受的痛苦與環境使然。

一八四九年二月，他生在瑞典的首都司阿克霍母。父親是一家汽船公司的辦事員，母親是家中的婢女。他有弟兄七人，他是第四個，生下地來，從沒有過着一天幸福的日子。家中是不絕的貧乏，應該享受溫情的少年的日子，在他完全沒有得着，暗淡的人生的苦悶，深深地刻在他的腦中了。他的自敘傳的小說婢女之子中，他詛咒自己的家庭是兒童的地獄。十三歲時，他的母親死了，但在他一點也不覺得悲傷；因為他的母親實是過於虐待他了。不幸又遇着兇惡的繼母，依然受着虐待，因此他憎惡婦人之情，更加厲害了。

十五歲時，他被一個年長於他的女子戀愛。十八歲時，他出外作家庭教師，儲了一點錢，進了維普沙納大學，想學醫生。這在他不以爲滿足，中途退了學，去做醫生的助手，做戲子的跟人。到了二十四歲，他發表了俄洛夫史劇，這是他的「出世作」，他因此出名，後來

和一個有丈夫的女優結婚，夫妻之間，常常失和，同居七年，終於分開了。這事他曾在愚者的自白裏面描寫過的。其後又與女流作家弗利達結婚，這次依然不能偕老，一八八四年所作的結婚，便是以自己的經驗寫成的。他的第三個太太是一個美貌的女優波色，這次是他覺得非常美滿的，但沒有幾年，又離婚了。

看他的作品，我們知道他有率直強烈的情感，然而結婚生活的快活，他終於不能享受。結果他被追逐到那極端憎惡婦人的世界裏。他一生所作的四十幾篇戲曲，差不多都是描寫性慾的爭鬥，兩性的不安，與憎惡女性的。

文豪所得的稿費

美國的短篇小說家愛倫·坡 (Allen Poe) 一生都在貧困中度日，享盛名後，雜誌社給他的報酬，每頁還不到三元。他三十二歲時寫給友人的信中，曾說，「我不要多的錢，只想做一年有五百元收入的工作。」他的傑作長詩烏鴉，發表在美洲評論 (American Review) 上，僅得到十五元的稿費。

歐文 (Irving) 的傑作見開雜誌 (Sketch Book)，第一版賣了六百塊錢。司吐活夫人 (Stowe) 的黑奴籲天錄，可算是十九世紀的一篇傑作，也只賣了三百元。

稿費貴的，如但尼生 (Tennyson) 的詩海之夢，一行十鎊。可是密爾頓的失樂園，到他死後，合計也不過只得十八鎊的稿費。麥考萊著英國史據說得了十萬元的報酬。

吉卜林(Kipling)得名後，他的稿費，漸漸增加，一語一先令，總算潤綽的了。

馬克·吐溫的領帶

馬克·吐溫是美國著名的滑稽作家，他不僅有滑稽奇技的天才；他自己的性格，也含有滑稽輕笑在裏面。他的鄰舍就是著黑奴顛天錄（Uncle Tom's Cabin）的司吐活夫人，他常到夫人的家中談天，談的很久，而且時時去，已成爲習慣。有一天，他到夫人處談天回來，他的妻子看了他的模樣，說：

「你沒有結領帶就去的嗎？」

「呀！我沒有打上領帶嗎？」

「你忘了領帶，司吐活夫人不說你是獸子嗎？」

他的妻子覺得很不安的，他却很不在意。他說和夫人談了三十分鐘的話，他想平平

妻子的氣，便寫了一封信，附送一個美麗的小盒，送到司吐活夫人那里去。司吐活夫人打開盒子一看，原來是一根領帶，信上說：

現送上領帶一根，請你看看。我今晨在夫人處談了三十分鐘的話，所以請夫人也忍耐的看這領帶三十分鐘；縱然不願意，看後請即還我，因為我的領帶除了這一根外，沒有別的了。

司吐活夫人

馬克·吐溫上。

馬克所取的題材的範圍很廣，形式也極自由。他的「出世作」是一篇跳蛙（The Jumping Frog）記的是喀拉北辣斯州的實事。大意是有一個好賭的人，他養着一匹青蛙，每日訓練牠跳躍，用手一觸蛙的尻部，牠就跳得很高的。藉此和別人的蛙比賽，以所跳的高低定彩。他所贏的錢也不少了。有一次他將和一個過路客人比賽，那客人說，可惜

我沒有帶蛙來。他說，那我去田裏代你捕一匹來吧。說畢，他去捉了一匹強大的蛙來了。賭賽時，奇怪極了，他自己一向訓練的百戰百勝的蛙竟跳不動了，臨場代人捉來的蛙跳得多少高，這次輸了不少的錢。後來他覺得有異，仔細一看自己的蛙，見蛙的腹中塞了許多圓的鎗彈，他去追那客人，已不見蹤影了。原來當他去代人捕蛙的當兒，客人用匙塞了鎗彈進那蛙的腹裏了。

這篇跳蛙的題材本是有興趣的，加上馬克的藝術的天分，使他成了一篇傑作。

阿那託爾·法郎士不受人拍

法國現代有名的作家阿那託爾·法郎士有一次到舊書店裏去混，遇着了在某處由他人介紹過的一位貴婦人，那婦人特地走近這位做 Dans 的作者的身旁，寒暄了一會，說了許多討人厭的話。法郎士覺得不耐煩，想設法退走這位娘子軍，他說：

——馬丹，你愛讀我的書，我覺得很光榮的，甚麼書是你頂喜歡的呢？那婦人一時竟不能回答，格格的说，——唉……以下的話說不出了。在這當兒，法郎士替她說了一

——是真珠母吧！那婦人急忙說，

——不錯，是的。這部大作真是豐富得很。

法郎士心中大笑，他想這「馬丹」實際不大讀他的著作，他索性再和她開一回玩

笑，說出了一篇他想作而還不會執筆的小說題名來問她——

——還有阿比的蘋果你以為怎樣，也會讀過嗎？

可憐的貴婦人得意的微笑着答道：

——是呀！阿比的蘋果是我所愛讀的書。

法郎士笑迷迷的，向着婦人致敬，說道：

——馬丹這樣的謬獎，少微過分一點了吧！

法郎士有一次將他的一隻手做了一個模型，以便用青銅鑄造，那手的模型放在桌

上，有一個客人來訪問他，看見了手型說：

——先生！這是你的手嗎？

——是的。

——我看來和巽俄（Hugo）的手一模一樣，是天才的徵象呵！

——什麼地方見得呢？

——你看中指的頭上，有一點凹進去的那地方……

——呵呵！那點嗎？那是凍瘡喇！

龔枯兒兄弟

法國作家龔枯兒兄弟，人都稱爲近代小說之母，與稱爲近代小說之父的佛羅貝爾（波華勃夫人傳的作者）相對照。

龔氏弟兄是很奇怪的，像他們弟兄二人那樣合著小說，是絕無僅有，而且每種都是傑作。他們著作時，各做一頁，然後互相比較，取捨選擇，合成一頁，這樣的完成一部小說。用這方法著作頗久，因此他們對於外界的觀察與所感，漸漸相同，細微之點雖有差異，大體總是一致的。所以弟兄二人，實際只是一人。

他們的作品出世時，不受讀者的歡迎，看的人很少。弟弟瓊爾生來體弱，是一個神經質的人。他因作品不受人的贊許，受了大大的打擊，又以勞作，做成了馬丹吉爾弗耶色之

後，身體更加衰弱。此作完成的第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十年六月二十日九點四十分鐘，弟弟瓊爾便以憂鬱致死了。

哥哥 耶特孟 悼弟之死，暫時停止著作。英法戰爭起，巴黎被圍，其後專心研究美術。普法戰爭法國敗北，國內文明有了轉機，弟兄二人的作品才被人認識了真價。這時哥哥的心中，時時嘆息他的亡弟，「唉！如果弟弟在世的話……」

一八八〇年佛羅貝爾死後，法蘭西文壇便爲耶特孟·龔枯爾所支配。他爲這個新機運所勉勵，發表了許多佳作。又將他弟弟的尺牘刊行。一千八百八十七年至九十二年間的弟兄二人的日記也於此時發表了。晚年他專心研究美術，著了一本十八世紀日本的美術，內容研究日本德川時代的浮世繪。（描寫那時的風俗人物的繪畫，以歌磨北齋最有名。）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六日七十五歲時，在都德的斜蒙普洛色別墅裏逝世。

託爾斯泰與二十八

託氏生於一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最初之作少年第一卷出版日爲二十八，他與沙菲亞訂婚也爲二十八日，他的長子誕生日爲二十八日，他的兒子中的一個結婚又爲二十八日，八十二歲離家的那天，照俄國曆也是二十八日，他的兒子依利亞·託爾斯泰會說，託氏自己排斥一切迷信，只有這二十八的數目，與託氏的關係極深，託氏很愛這個數目。

小兒的啼聲

十九世紀初葉，英國資本家虐待勞動者極酷，在工場與鑛山裏做工的，有無數未成年的少年子女，他們每日含着眼淚工作，沒有人安慰，也沒有訴苦的地方，那些生於黑暗的運命裏的少年子女，行將赴黑暗的死路了。當時社會的人衆遂起而攻擊資本家的虐待，其中有一個女性，她同情於少年子女的命運，她的淚珠的凝結，就是一篇長詩小兒的啼聲，由此詩喚起了許多人的注意，後來少年子女因以得到解放。這位女性便是後來嫁與詩人羅布特·白朗寧（Robert Browning）的伊利莎白。夫妻倆在英國的詩壇，均佔重要的位置。小兒的啼聲發表於一八四四年，爲她詩集中一篇不朽之作。

普希金的決鬥

俄國詩人普希金的決鬥而死，據說是中了當時警察總監伯肯安耳夫伯爵的奸計。伯肯安耳夫早知普氏抱有革命思想，又見尼古拉一世遇普氏頗厚，因此不快，常欲設法以陷害普氏。他的奸計便是寫了幾封匿名信送交普氏，信內告密，說當時貴族社交界的花——普氏的美貌的妻子娜達妮亞和赫克倫但德伯爵有不義的愛。普氏初不信此種讒言，不過增加他的煩惱而已。其後風聲漸大，普氏不能忍，他的妻勸他與其為無根的事實所苦，不如赴鄉間居住。但普氏憤極，已失理智，他爲了名譽，便約期和赫克倫但德決鬥。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彼得堡的郊外，却爾那亞河的旁邊，普氏和赫克倫但德伯爵相見，以手銃決鬥。銃發而普氏受了重傷倒地，鮮血染紅了地上的雪。警察

總監伯肯安耳夫知道了他們決鬥地點與時間的時候，他以中止這一場決鬥的負責者而派了幾名警察，可是他命警察所走的方向，却與決鬥的場所相反。普氏受傷後，招回他自己的家中，尼古拉一世聞報也派員慰問，重傷的普氏，命人將他的著作的全部放在枕畔，他的妻子和友人金可夫司基圍着他，戶外有許多人往來，探聽他的病況，過了兩天，到一月二十九日，普氏終辭此世而去了。民衆悲憤他的死亡，知道決鬥的真象的人，更是騷然。那時有一人馳入騷擾的羣衆之中，煽動狂熱的羣衆，并散發他所著的悲悼普氏死亡的詩人之死的詩。民衆之騷動愈甚，將有危迫的動作，那人遂爲官廳捕去，被流到高加索，他就是後來有名的詩人李門托夫。四年以後，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十五日，李氏二十七歲時，又因少女耶米尼亞與陸軍少佐那爾茲衣洛夫在馬休克山決鬥而斃。

普氏死後，國內各階級往弔者頗衆，雖有各種悲悼的計畫，均爲官廳禁止。官廳因恐民衆的示威運動，於暗夜將普氏遺骸運往司維亞多哥兒烏斯彭司基寺。

死刑臺上的杜思退益夫斯基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午前五時，杜思退益夫斯基因爲某種祕密結社的關係，觸了俄國的法網，他同社員三十人被官廳逮捕。到了次年的正月二十三日宣告鎗斃，被帶到塞拉色洛夫斯基的空場。死刑執行官讀了宣告文，便下死刑臺去了。杜氏向他近旁的同伴低聲道：「他們殺我們渠爲的什麼？」那同伴沒有回答，只默指放在臺旁的用布蔽着的一排棺材。後來一個僧侶走上死刑臺，問他們之中有無懺悔的人，沒有一個回答的。可是僧侶拿出了十字架，大家都以唇近牠。

兵士的鎗已經裝好子彈了，只在等候「放」的命令。這時的恐怖，爲杜氏一生所不忘懷的，後來他說。這時忽來了一個兵官，手中搖着白色手巾，急馳而來，橫斷廣場，宣布減

罪一等的勅詔。他們從柱上解縛的時候，有一個名叫格里哥里耶夫的同伴，因受驚過甚，至於發狂了。其後代替死刑的，就是流遣西伯利亞八年的苦役。

暴虐狂與受虐狂

法國的著作家侯爵沙德 (Marquis de Sade) 生於一千七百四十年六月，十歲時入巴黎的路易魯格南學校。他是暴虐的色情狂的元祖，Sadism 一語，就是從他而來的。有名的克拉案，頗足以見他的性格。

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四月，沙德遇見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女子。那女子向他求布施，他很熱誠的叫她到巴黎郊外的自己的家中去。第二天女子訪詢着來了。沙德領女子進他的屋內，直到一間屋頂的小室裏，他忽然剝了女子的衣服，女子大驚，跪下求他，說自己是良家的女兒，求他饒恕。沙德儼若未聞，用手鎗脅迫她，縛了她的雙手，毆打她。女子的遍身受了鱗傷，沙德用膏藥替她貼好，叫她睡在那里。第二天，沙德又去檢視他貼的膏藥，看

看有無效驗，再用小刀切女子的全身，復用膏藥貼上，然後離開。幸虧那女子綑斷了繩子，從窗口跳下逃走。於是沙德被捕，監禁了六星期，他女子一百盧易了事。

一千七百七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沙德忽現於馬塞，開了一個盛大的舞蹈會，女賓來會者頗多。他把一種名叫堪達爾敦的春藥放在朱古力糖裏面，給那些女賓吃了。那些女賓都騷動起來，有一個妓女從窗上跳下去死了，有兩個女子中毒死了。他誘拐他妻子的妹妹逃往意大利（他結婚時，本想要他妻子的妹妹，因為妻子的雙親不許，沒有成功，妻子的妹妹被送進修道院）。不到數月，那女子死了，他被捕送回巴黎。其後他自己做了一部小說，自白他的暴虐狂，即後世所傳的 *Sadisma*。

奧國作家馬若 (*Sacher Masoch*) 以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生於喀尼吉亞的勒茲北耳市。十歲時他便有了性愛，他愛他父親的親戚庫色洛比亞子爵夫人的美貌和纏在她身上的毛皮；他想博得她的歡心，努力為她做事，幫助她化妝。有一天他為

那位夫人穿貂毛的拖鞋，跪在她的足下，吻了她的足，夫人微笑着用足踢他，他爲一種不能忍耐的快感所打擊，長大起來，他和許多女子發生關係，以被女性虐待爲無上的快樂，不虐待他的女子，他便不喜悅。他在一千八百七十年做好了受虐的色情狂 (Masochism) 的小說該因的遺言第一卷。他將與閨秀作家弗洛因非爾特結婚的時候，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子俄那柳門林戲謔似的向他說，她自己喜歡像他那樣被虐待的男子，於是他便與弗洛因非爾特解除婚約，而去和俄那柳門林住在一起，至於養了孩子同居以後，他求她用鞭打他，可是她不照他所求的做，他才悔恨這不是他理想的女子。他的妻子對於他的奇癖也覺愕然，因此二人間的生活陷於悲慘的境遇，後來他終於和她分離了，另出一個適合他的慾望的女子結婚。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三月九日，他死於林特海蒙村。與大利的女性作家F氏，關於馬氏，曾曰：「我還是一個小姑娘的時候，我讀了該因的遺言極爲感動，我嘗致書於馬若先生，說我自己是一個無名的門外漢，請他惠我以創作上

的幫助。馬氏給我極親切的覆信，一年間我們的信件不斷的往來……一年後，馬氏到維也納來訪我，他穿了毛皮的上衣，叫我用鞭打他，我笑謔的向他說，你真要我痛澈骨髓的打你嗎？他答道，是……我與他初次會面，受了極奇特的影響，可是馬氏除了性的方面的奇癖以外，他是一個富於淡泊的同情心，有趣的人。」

蘭姆姊弟的苦暈

蘭姆 (Charles Lamb 一七七五—一八三四) 的命運在英國文學史上最陰黯的，因為母親的血統，有了神經病的遺傳，他在二十歲時曾發狂一次，失了意識。病愈後，在文學上有了許多貢獻。他和詩人柯爾尼治友善，他們是同學。有一天他的姊姊突然發狂了，病發時，她在無意識之中，用刀刺殺她的母親，蘭姆大驚，奪去姊姊手中染着鮮血的刀時，他們的母親已辭人世而去了。他手中抱着瘋狂的姊姊，一面看着倒在牀上的母親的死體，這時他的心情真不許我們想像了。蘭姆的痛苦深深的嵌在他的胸裏，但也只有忍耐，他曾將他的苦惱寫了一封信給柯爾尼治。他的妹妹被送進瘋人院，他朝夕去看護她，後來她的病也好了，兄妹二人合著的沙氏樂府本事 (Tales from Shakespeare)

沒有一個青年不知道此書蘭姆和柯爾尼治的友情，終生不變，柯氏死後，蘭姆鬱鬱不樂，終於不能長壽，亦隨柯氏以去云。

詩人雪萊

英國詩人雪萊 (Shelley 一七九二—一八二二) 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是一個極端的無神論者。他攻擊基督教，著論無神論的必然一書，分配於他的友人，并在雜誌上登了廣告。這樣的意見在當時的英國被視為一個可怕的異端者，因此一千八百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被牛津大學斥退。他不顧他父親對他的反對，毅然照他自己所信的行去。

他是一個極用功的喜讀書的人，差不多每一個時候，他的手裏都拿着書的，在餐桌上，寢室裏，走路時都不放棄。他的朋友何克（同他一起被學校斥退的）說：「我從未見過像他這樣讀書的人，說他在二十四小時內，讀十六小時的書，并非虛言。」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他在勒谷紅去訪舊友李漢特的歸途，從司北家灣乘船，船名東帆號。他的友人茲勒勞尼另乘在別的船上，同時航行。那日天氣極熱，海上起霧，東帆號迷入霧中，未幾忽起大風，浪高如山，海中黑暗，夾以雷雨。茲勒勞尼在別一隻船上，張望雪萊所乘的東帆號，已不見蹤影了。其後風平浪靜，東帆號的蹤跡終於未見。茲勒勞尼急將這消息告訴李漢特和拜倫，他們聽說，都大驚失色。友人們搜索附近的海岸，也不見東帆號的碎片和雪萊的屍身。到了七月十八日的那天，雪萊的屍身被衝到衣亞尼吉俄海岸，他的友人們才含着眼淚見着他了。他的上衣的袋裏還裝着耶司基拉斯的詩集和濟慈的詩集。八月六日，拜倫，李漢特，茲勒勞尼諸人，火化他於海邊，他的墓在濟慈的旁邊，即在他的愛子維廉的墓與濟慈墓之間，與拜倫齊名的一代的天才，以三十歲的年齡而遭了慘死。

迭更司唱「蓮花落」

英國小說家迭更司（一八一二—一八七〇）自幼便生活於貧困之中，做了靴墨店的學徒。他的著作裏描寫貧苦的下級社會的生活極為深刻，他的態度是同情於那些貧苦人，他的悲愁的笑與天真的諧謔，意在使一切階級的人知道貧苦人的生活中，也有善良的種子。他作俄尼勿·推司特（Oliver Twist）時曾說：「我於小俄尼勿，顯示了一切悲慘逆境中的永存的善的原理。」他是一個滑稽、洒脫、不修邊幅、不知世故的人。後來他的名聲漸高，與社會上的紳士淑女交遊；但他的性格未嘗稍變，有一次他被招宴於舞蹈會，紳士、淑女、貴族畢集，華貴異常，但是他仍然穿着他平時的衣服到會，在衆人之前，唱乞食歌給他們聽，那些太太，越是蹙額，他越是唱得起勁。他雖然這樣的惡作劇，但沒有一個

人恨他，也沒有一個人怒他的無禮。他曾說：「我一生不失一個友人，也不樹一個敵人。」在他的性格裏，只有柔和的心。可惜他雖爲衆人所愛，却不能充分的爲一個女性所愛，那便是他的夫人。他和夫人的性格不能相合，雖同在一起生活了十六年，孩子也來了十個，終至於分居，過度他的孤獨的生活，這在我們的文豪，未免有寂寞的遺憾吧！

金丸藥與紙丸藥

英國十九世紀寫實派的勇將沙克萊，(Thackeray, 1811—1863) 著有名利場，亨利耶司蒙諸名作。他的性質和俄國的杜思退益夫斯基一樣，見了貧苦的人，忍不住不施捨的。他常藉變名，偽名或無名，見了貧苦者，便送錢給他，以此為樂。他的朋友窮的很多，他聽着友人困頓時，他便拿金幣裝在舊的丸藥箱裏，不書自己的名字，連同一封信送去給那人，只在箱上寫上幾個字：「每次服一粒，以應急需。」馬考來窮的時候，也曾受過沙克萊的金丸藥，至今傳為美談。

唯美派王爾德有奇癖，他每當與人說話，或讀書，作文，思考時，常將手中的書信或稿紙裂為片片，將紙片圍為小球置於口中，這種奇習，全然是無意識之中所行的神經的

動作，是無法可以止住的。

文壇逸話

勃蘭特

世界聞名的丹麥批評家勃蘭特 (Brandes) 已於本年(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日死了。他著的十九世紀文學之主潮與俄國文學印象記二書，是人所熟知的。他在青年時代，曾激烈的攻擊丹麥的社會，及宗教的腐敗，頗爲一般人所嫉視，有人向他投石子。因此他在本國不能安居，流寓巴黎，後徙柏林，這時他的名聲和作品，已爲世人認識，國人才向他謝罪，集了四千克朗的錢送給他，迎他返國，那年是一八八三年。返國後應國人之約，在哥本哈金大學講丹麥文學十年，後將他的講義出書數冊，流傳至今。其後哥本哈金大學酬謝他在文學上的功勞，贈他年金一千三百元，勃氏可算先辱後榮了。

鮑特萊爾的奇癖

法國高蹈派的詩人鮑特萊爾，生有奇癖，他喜聽玻璃破碎的聲音。他常到樓上以花鉢擲下，破碎街上的商店的玻璃窗爲樂。他喜歡黑人的女兒，獻了許多戀愛詩於一個黑女。他不喜自己頭髮的顏色與別人一樣，因染髮使成綠色。在夏天他穿了冬衣，在冬天則穿夏衣，徜徉於街上。他喜歡的女子是奇醜的，如矮子，肥女之類。對於普通人所稱的美女，他想將她吊在屋頂上，以便吻那美人的脚。在他寫的詩裏，「裸足的接吻」這句話是常見的。他是一個傲慢、嫌人、冷酷的人，他曾說：「對於他人不滿足，對於自己也不滿足，我在黑夜的孤獨與靜寂之中，救出自己……。」

屠格涅夫軼事

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出世以後，因非難農奴制度，爲政府注意。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哥果兒祭典之時，他發表一篇弔祭哥果兒的文章，遂被監禁了一個月。那篇文章裏，毫無一點危險思想的色彩，只有一句「俄羅斯文學界的神壇之火消失了。」政府說他以人比神的思想危險，因而入獄。

屠氏一生雖是獨身，可是他也曾與女子有過關係的。他在一千八百四十一年，二十三歲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時候，他和自己家中的一個農奴的美貌的女兒，名叫依凡洛娃的相愛，次年生了一個女兒，她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同一個法蘭西人結婚。母親依凡洛娃早就同屠格涅夫分離了，其後她同一個官吏結婚。女兒結婚的時候，她已不知去向了。

痛罵男女關係者

女性作家喬治·桑特痛罵法國的男女關係，她罵他們以戀愛爲名，藉覆罪惡之面，蹂躪宗教上的結婚制度，攻擊男性的橫暴。她的傑作因德那與別的作品都是從這種見地去描寫的，他不斷的以社會爲敵，和社會挑戰，她是一個有勇氣的女性作家。

十返舍・一九之滑稽

十返舍・一九爲日本江戸時代的滑稽作家，本姓重田，名貞一，別號與七（トコ 1831）。阿司登（Aston）氏作日本文學史，稱他的道中膝栗毛（膝栗毛爲徒步旅行之意）爲日本的 Pickwick Paper。一九性情豪放，不拘小節。早年入贅他姓，喪妻三次，奇行很多。有一次他去訪問一個富豪，款待之後，繼以沐浴，他覺得那浴桶很好，大加讚美，向主人討取。主人將令使者爲他送去，他堅執不肯，必須自己拿回。那浴桶是很不好拿的，他想了一個法子，將桶套在頭上，途中見者無不失笑。他東衝西撞，不料撞了一個武士，武士大怒，問他何以如此，他在桶中應曰：「戴桶者本難辨別東西。」武士聽說，不覺愕然。又某年的正月初一，有一位書店的老板，穿着外褂和裙來向他賀年，他竭力勸那老板入

浴，乘這機會，他借用了老板的禮服，到各處去賀年，半天才回來。歸後書店老板正忍着寒
等候他，他也不道歉一句，只說，「托你的福，我已拜過年了。」他六十八歲的那年，因病自
知不起，便吩咐門人，說死後不可沐浴屍身，須立即火葬。他又取出一個小包，交給門人，說
這是極珍重的東西，不可啓視，必須放在他的身旁，作爲殉葬之物。到他死後，門人照他的
吩咐營葬，在和尙念經之後，照例引火燃棺，忽然棺內有聲爆發，放出無數火球，那些含悲
送葬的人無不大驚。後來才知道他命門人放在他屍身旁的，乃是一大包花炮。

南方熊楠這人

近年來日本的出版物，有好幾種是值得一看的，創作方面如武者小路實篤的愛慾，藤森成吉的犧牲，高崎藤村的嵐，都是很好的。隨筆雜文有新村出的南蠻更紗，南蠻廣記，續南蠻廣記；南方熊楠的南方隨筆，續南方隨筆等作，這些在我國的著作裏，是不易尋着的。

說起南方熊楠這人，他和孫中山還有一段因緣。孫氏昔年被騙進中國公使館監禁着的時候，南方氏以友誼的關係，曾跑進中國公使館內大罵，又用文字攻擊，孫氏脫難，他也盡了不少的力。

南方氏的博學，在日本是稀有的。除植物學爲他專研的學業外，舉凡民族學，生物學，

人類學、佛學、研鑽頗深。留歐十五年，語言則通英、法、德、俄、義、荷、蘭、梵文、中國等。曾任英國博物館的東洋部書籍目錄的編纂，遂譯日本的古典多種，善作都都逸（俗歌之一種）也。作和歌、狂歌、狂句。他對於粘菌的研究最深，據世界植物學的報告，至一九二六年止，粘菌的種數，本種變種合計，共二百九十七種，其中由南方氏獨立發現者共百三十七種。他用英語發表的燕石考，已有十二國的譯本。

他十七歲就到東京進了大學，和文學博士芳賀矢一、俳聖正岡子規諸人同學。歡喜飲酒，不修邊幅，但極用心讀書。其後渡美，進了蘭幸大學的農科，專研生物學與哲學。他以為植物學乃生物學中緊要的部門，故對於粘菌尤埋頭研究。因貧常不給，買參考書也沒有錢，遂受雇為馬戲團的書記，週遊南美、墨西哥、西印度、古巴等處，他的言語學的精深，便是由此來的。馬戲團裏的男女，常來請他代寫情書，他的書記的職業，也極別致。漫遊各地五年，他沒有一日間斷他的植物學標本的採集，以及讀書。

他的父親死後，又飄流到英國，得了倫敦學會懸賞的天文學論文的第一名獎，聲譽鵲起，被推爲大英博物館的東洋調查部員。一九〇三年，佐倫敦大學總長吉金氏編纂日本古文篇，由劍橋大學出版，更譯日本曠長明的方丈記爲英語，由阿稼教會出版。此外他尚有一種重要的工作，就是大英博物館的東洋部書籍目錄的編纂，將充棟的圖書，一一加以題解，并說明著者及年代，這種目錄極爲學者所尊重。

他除開有好酒癖外，還有不潔癖與裸體癖，他在英國的旅舍裏常不着衫褲，常被遊旅主人所驅逐，也沒有女人愛他，到四十歲時還保持着童貞。他在外十五年才回日本，娶一個神社的司祭人的女兒爲室，他從朝到晚檢視顯微鏡，家庭與夫婦之樂在他是毫不在意，真苦煞了新夫人。他的脾氣又不好，常常搗毀家中的什物。他很詳細的記載每天的日記，甚至他結婚以來，和他妻子的一切至微不至的瑣事都記得一點不漏，興來時便把日記捧在手裏高聲朗誦，羞得他的妻子掩着兩耳逃回娘家去。他喜約朋友到山裏去作

「猥談」他的「猥談」據曾經聽過的人說是天下一品，可惜不能寫出來。

最近他仍在南方研究所裏埋首研究，每天喝日本酒二升，啤酒二三瓶，睡眠四小時。

「異人南方熊楠，我們的寶貝」日人每每如此說。

華盛頓·歐文的家

距紐約二十五哩的地方，有一處名叫散里賽特的小市，傍黑遜河畔，有一間閑寂的小屋，那就是見聞雜誌的作者華盛頓·歐文的家。

歐文的著作已經重版幾次了，他又做過了駐英美使的祕書，自己也做過駐西班牙的使節，但是他仍舊住在他的質樸的小屋裏。

歐文氏是獨身的，他曾一度戀愛女人，後來不幸她早夭了。失戀以後，他雖爲世人愛慕；但他不再另覓愛人，他對於舊情的愛戀極固。他常以快活的心情，度過他的餘生，他並不爲徒然的悲嘆，視已故的情人，宛如存在，以慰藉他的創傷的心。

他在小而狹的家宅，粗末的過日子，他養着幾個孩子，他的收入，多半費在他們的身

上，他自己無妻無子，他抱了他的甥姪輩來，養在家裏，有九人之多。

夕陽落黑邊河畔，赤霞映着他的小宅，宅雖是那樣的小，可是小窗內時時現出幾個可愛的臉，滿面的幸福之色，眺視着晚來的風景。

詩人與小鳥

美國的大詩人郎費洛 (Longfellow) 在少年時代，他的父親是一個喜歡打獵的，有暇就肩着獵鎗，跋涉山野，他也學父親的樣，得了一桿小鎗，時時練習，不久他居然練鎗練得很好，庭前樹上的雀鳥，他都能擊中了，他快樂得什麼似的，帶了獵槍到野外去。

他在樹林裏或山上去尋覓鳥獸，見了目的物，好舉鎗射擊，他見一匹雛鳥在樹蔭裏叫着，舉鎗一放，雛鳥應聲落地，他心中好生得意，以為自家的技術不差，及至他拾取了雛鳥，仔細一看，他滿面矜持之色，一變而為憂鬱，眼中也流出淚珠了。

他第一次見着這可憐的小鳥的死亡了，一個能歌的會飛翔的小鳥，一霎時，便不能動彈，不飛不啼，是怎樣的可哀呢！

他含悲把雛鳥放在懷裏，無氣無力的執着小鎗回轉家中，將鳥屍放在小箱子裏，埋在庭隅。

他作了好幾首詩，抒寫他的悲懷，這便是大詩人作詩的初步，以後他永遠不負鎗打獵了。

一切偉大的藝術，無不始於同情心；惟有同情，然後才可以產出不朽的，真情的作品。這段小小的詩人的故事，頗足以證明這幾句話是不差的。

巴爾扎克的收入計劃

巴爾扎克他想作一篇劇曲發財，某日，與友人安利·莫勒葉在街上散步，巴氏自述他打算寫一篇劇，并作左列的計算：

「此劇可以上演百五十回，一回的票價平均收入五千法郎，總計收入七十五萬法郎，巴氏可在其中得百分之十二的分潤，至少也有八萬法郎，在舞臺以外別的收入也有五千元法郎左右，劇本一册售價三法郎，三萬部是可以銷售的……」

莫勒葉聽得不能忍耐了，他說：

「朋友！朋友就是五法郎也好，請你就該款內借給我好嗎？」

巴爾扎克的想像力

法國寫實派的先驅巴爾扎克是一個有名的想像家，以夢爲事實，在他是極平常的事。有人說，他在青年時，貧甚，住在閣樓上把水浸潤着枯燥的麪包時，他用粉筆在食桌上畫出別的食器的形式，并在其中寫上自己所想吃的美味的名字，據說這樣已領略了山珍海味的香氣了。

他想學他的小說裏的人物的奢華，他便想像自己的生活怎樣的奢侈豪華，例如他在紙上寫上一萬法郎，把這張一萬法郎的紙幣放在懷中，他便自以爲不必借錢，不怕見催債人的澀面了。

在他的腦裏，實際與想像是有區別的，他真是一個 *Romantist*。

有一天，他的友人來訪他，走進他的屋內，他突然立起來說：

「她終於自殺了呢！」

友人吃了一驚，退了幾步，及至仔細問他，才知道他所說的自殺的女人，乃是那時他正寫着的小說裏的人物，一個不幸的女主人翁。他這樣的熱心於他的工作，所謂架空與事實，在他竟無所謂區別。

哥德的晚年

德國詩聖哥德晚年對於談話中插入無關的話，是他最不喜的。當討論藝術，科學的問題時，有人說了無謂的戲言，他便鼓着他的大眼睛對那人道：

「這些塵芥般的話，請你們拿回家去藏好，不必帶到我家裏來！」

勃萊克的幼年

維廉勃萊克 (William Blake) 生於一七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的父親是一個很窮的靴匠，從早到晚，做靴子去賣，或是替人修補破靴，臉上帶着紅色，人又矮又胖，又愛生氣，他發氣的時候，就用釘錘敲那做靴子的牛皮。

他的母親很好看，臉也很白，性情溫和。

維廉六歲的時候，伊每天領他到幼稚園裏去讀書。

維廉是一個聰明正直的小孩，決不說一句誑話；但是他的鄰近的人，都叫他做「扯誑的威廉」，不把他說的話當作真的。

有一天，維廉從幼稚園裏回來，走過公園旁邊的路上，他看見很奇怪的事了。那公園

裏一顆很大的松樹上，發出黃色的光，綠色枝葉之中，有五彩的光射出來，他用心一看，樹上有許多好看的仙人。「噯呀！」他嚇了一跳，一口氣跑回家去了。到了家裏，他把剛才看見的，告訴他的父親，並且說：

「爹爹！你看呀！趕快到公園裏去看呀！」

「真的嗎？維廉！」

「我不說謊的！那些仙人還生着翅膀，在樹上跳來跳去呢！」

「有這樣希奇的事麼？」

他的父親說了，把釘鏈放下，脫了圍腰布，揩揩頭上的汗，就跑到公園裏去。鄰舍的小孩們看見靴匠匆匆忙忙的跑去，大家說道：

「不曉得公園裏有甚麼事，靴店裏的爺爺已經跑去了！」

「去看呀！去看呀！」

大家追在維廉的後面去看。

到了公園，那松樹林裏靜悄悄的，甚麼也看不見，他的父親非常生氣，走回家來，罵維

廉道：

「你這說謊的東西！」就用釘鎚打了維廉兩下，維廉哭起來了。

過了十天，他又說出希奇的事來了：

「爹爹媽媽不得了啦！快點來罷！快點把窗子關起來！」他的爹爹媽媽不知道是甚

麼事，以為總是甚麼地方失火，大家都嚇得跳出屋外來，問維廉道：

「甚麼事？維廉！」

「趕快把窗子關上，我看見一個美麗的仙人正由那窗上飛進屋裏來……」

「在那裏？在那裏？」

他的父親走進屋去，關上窗子，到處尋找，甚麼也看不見，又發起氣來，打了他一頓，他

的母親也罵他說：

「你總是說謊！」

像這類的事，維廉時時說出來，使得大家都不安。幸虧他母親很好，看他這樣，就很注意，心裏想：真是奇怪，我們看不見的，這孩子看得見也說不定。所以此後遇着父親打維廉的時候，母親就衛護他。

後來維廉不討別人的厭了。他把別人看不見，自己所看見的東西，拿來做材料，慢慢的學作詩，學繪畫，成了一個能作詩能繪畫的少年了。

有一天，他的弟弟生病，睡在床上。這是他一生最不幸的時候。不知他又看見甚麼奇怪的事，十天十夜都不睡覺，看護他的弟弟，就是他的母親。每天也要稍微睡一睡，他簡直眼睛也不合的守着。到了第十天的下午，他忽然大聲叫道：

「呀！現在弟弟要昇天了！」

他說了之後，就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也不吃飯，也不翻身，大睡一覺。

他倒在床上不到十分鐘，他的弟弟果然死了。

聽說死了的弟弟常來伴他，講做詩的話，別人全看不見，只有他一個人在黑暗的屋裏，很快活的畫圖畫，並且說話。

沒有誰人，相信維廉遇見的事是真的。

他後來成了一個有名的詩人和畫家，因為他從小就奇特，所以後來做的詩也很奇怪，意思是不容易懂的。

拜倫的幼年

從前法國有一個拿破崙，他提着一口劍擾亂歐洲，這是大家知道的。英國有一個詩人叫拜倫，他手裏的一枝筆，也震動了全世界。無論老人或者少年讀了他的詩，胸裏都覺得有點跳躍。他不僅是一個詩人，也是一個有俠氣的英雄。他能够扶弱鋤強；他看見希臘受了土耳其的壓迫，他就幫助希臘獨立軍起義。他的豪俠的行動，是千古不朽的。

他生於西曆一千七百八十八年，沒於一千八百二十四年死的那年，還不到三十七歲。今年是他死後的百年紀念，世界各國的文學界都開會追念他。現在我把他幼年時代的故事，寫在下面。

歐洲在十一世紀的時候，海盜很多，那時的歐羅巴，還是未開化的土地，人民對於海盜的橫行，也沒有方法可以抵禦。因此海盜時時襲擊歐洲的海岸，搶奪金銀、土地、貨物。當時海盜中勢力頂強的，是由歐洲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來的海賊。有一個名叫約翰的人，做他們的首領。

約翰的身子有七八尺高，臉色是紅黑的，形像很可怕，他時常帶着他的部下，到處劫掠。北部歐洲與地中海沿岸的人，沒一個不知道，不怕他的。如果某人兇暴，便借用他的名字來比喻，說「你真像約翰」！又人家的小孩吵鬧泣哭的時候，只消說一聲，「你若再哭，約翰要來擒你去了。」小孩就駭得不敢哭。由此我們就可以想見約翰的爲人了。

他住的地方是沒有一定的，有時在葡萄牙，有時又在馬賽。有一次他率領部下的海盜，佔據了法國的洛曼德，他命一個名叫威廉的，管領那個地方。他依然帶着部下，各處流浪。後來他同威廉去攻打英吉利，就決定住在那裏，並且悔恨做海盜是不名譽的事，就此

收手了。英王亨利八世，還將紐斯達特寺賜他，他終成爲一個安分的好人了。

歐洲的人，許久不聽見約翰，大家的心裏很歡喜，以爲像他這種人，一定掉在大海裏，被魚吞了，從此可以高枕無憂了。有誰知道他不但沒有死，反在英國變爲有名的好人呢？

這位約翰先生，就是詩人拜倫家的祖先。

* * *

由約翰傳下來有五六百年，就到了拜倫的父親約翰拜倫，他與嘉塞林結婚，在一千七百八十八年一月，倫敦的波尼斯街生了拜倫，取名叫佐治。那時他的父親漸漸貧窮了，生活很困難，討賬的人，時時到他們家裏來，後來沒有法子，就由倫敦移到蘇格蘭的阿伯敦鄉間去住。那時他還在吃乳，他的父親母親的苦處，他一點也不會知道呢！

到了阿伯敦沒有許久，就發生了不幸的事，他的母親每天抱着他流淚，有時他在母親的懷裏熟睡的時候，他的母親的熱淚，落在他的臉上，將他驚醒，他也不知道是甚麼原

故，只是不見了每天伴着他們的父親。他見母親泣哭，他張着小而帶青色的眼睛尋他的父親，叫道：

「爹爹！」

「乖乖！不要嚷了，爹爹就要回來了。」

「爹爹到甚麼地方去了？」他的母親聽了，更是傷心，只好答道：

「爹爹麼？爹爹去賣玩具去了，你好好的睡着，馬上就要回來了。」

但是經過了幾天，還不見父親回來。他因為想要玩具，口裏時時嚷着：

「媽媽！爹爹去尋好看的玩具去了麼？爲甚麼還不回來……我也不要玩具了，只要

爹爹早點回來……」

他這樣的嚷着，他的母親更加悲哀。父親終於沒有回來，竟至捨棄了他們，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

有一天他一個人在屋子的鄰近玩耍，和暖的春日，射在道旁的花草上，黃色的蝴蝶飛來飛去，阿伯敦的附近，有一條小河，他慢慢地就走到河邊，看見一個人在那裏釣魚，那人換了幾次餌，都沒有釣着，他一面釣魚，一面很憂愁的默想，拜倫走到他的身旁，叫道：

「爺爺！」

「哦！」那人答應一聲，仍然釣魚。

「你釣着了麼？」

「還沒有釣着啦！」

「爺爺不會釣魚呢！」

「我釣得很好，你瞧着，就要釣着了。」

那人口裏和他說話，眼睛看着水面，拜倫又說道：

「爺爺，你認識我的爹爹麼？」

文壇逸話

「你的爹爹叫甚麼名字？」

「叫約翰拜倫。」

「約翰……約翰拜倫？」

不知甚麼原故，那人的臉色忽然變了。他聽了約翰拜倫的名字，他才仔細看拜倫的臉。

「那麼，你應該是佐治了！」

「是呀！我就是佐治拜倫。你怎麼知道呢？你知道我的爹爹到那裏去了？」那人聽了，很遲疑的說道：

「到那裏去了麼？」說話時，水面上的釣桿微微的動着。他叫一聲，「得了！」就趕緊提起釣桿，一尾青魚已經上釣了。他向拜倫說：

「如何？爺爺不會釣魚麼？要拿回去燒來吃啦！」話還沒有說完，青魚早被他投入竹

籠裏去了。

「這次再釣得了，就送給你。」

「我不要魚，請你告訴我，爹爹到那裏去了！」

「真爲難了！」釣魚的人遲疑的說，眼眶裏含着眼淚，一會兒又說道：

「你的爹爹究竟是到何處去了？」

「媽媽說「爹爹去買玩具去了，」到今天還不見回來。」

「是呀！也許他去找頂好的玩具去了，所以一時不能回來。」那人說話的聲音，帶着

悲傷的調子。

拜倫玩了一會，就和釣魚的人告別，從原路走回來。他在路上走着，心裏總記着那釣魚的人。走到半路，又走回小河邊去，想再問過明白。等他回到河邊，釣魚的人，已經不知到那裏去了。

從此以後他出門遊玩總到這條小河邊來。他想再和釣魚的人相會，可以知道他父親的去向。不料來過幾次，都沒有會着釣魚的人。

有一天他從小河邊回來，走到教堂的附近，忽然有一個人在後面拍他的肩膀一下。他回過頭來，不覺嚇了一跳，原來是他每天懷念着的父親，立在他的面前。他呆立一會，才叫一聲：「爹爹！」他的父親把他抱起，也叫一聲：「佐治！」

「爹爹！你到那裏去了？」

「……」他的父親也不回答，眼眶裏流出眼淚來。

「你不要再去了，回家去罷！」他拉着父親的手就要回去。

「佐治等一會。」說話時，他已經被拜倫拉走兩三丈遠了。

「快放手！我不再到別處去了！」

「快點回去罷！媽媽等得久了！」

他的父親又含着眼淚說：

「媽媽……我還有許多事情，所以不能夠回家去。不如到我的家裏去玩罷！」

「你的家在何處呢？」

「也在這阿伯敦……你今天遇見我；和到我屋裏去的事，不可以告訴媽媽知道，倘若你要說，我就一個人回去了。」

「我不說的。」

「好孩子！我們走罷！」

拜倫和他的父親在大路上走了一會，他緊緊的握着父親的手，恐怕他逃去。到了一間三層樓的小旅館，父親就指着說道：「這裏就是我的屋子。」一進門，就看見從前在小河邊釣魚的那個人，坐在櫃臺裏。拜倫見了，叫了一聲：「爺爺！」那人看見拜倫，也笑着叫道：「哥兒來了！請進來！」

他的父親坐的地方，是三層樓上的一間小屋子，屋內的白壁上也沒有甚麼裝飾，只掛着一張風景畫，一張粗糙的床，和玻璃門的書箱，三把椅子，屋角的小桌上，有一個花瓶，瓶裏插着兩三枝櫻花，此外就沒有甚麼東西了。

這一天，拜倫和他的父親很快樂的度過，兩人坐在小桌邊，吃朱古律糖，又看畫帖。

拜倫回去的時候，父親叫他常常到這裏來玩，但是決不可以告訴媽媽，如果說了，以後就不能會面了，父親牽着拜倫下樓來，送他到街上，要分別的時候，父親抱着他接了一個吻。

從那天起，拜倫沒有一個時候忘記父親的住處——小旅館，他每天都要去一次，到旅館去的時候，那釣魚的人，父親屋裏壁上的風景畫，小桌子，朱古律糖，都沒有變動，他真是快樂極了。

這樣的相會，已經有十五六天了，有一天他走進父親的屋裏去，看見一切東西都沒

有了，他急忙跑下樓來，叫那釣魚的人：

「爺爺！我的父親呢？」

釣魚的人正伏在櫃上瞌睡，被拜倫叫醒了，不知是甚麼事，睡眠朦朧的答道：

「爹爹麼……？」

「我的爹爹到那裏去了？趕快告訴我！」

「爹爹去了到法國的巴南希地方去了！」

「真的麼？他甚麼時候去的？」

「今天早晨。」

「爹爹呀……」拜倫在旅館裏放聲哭起來了，釣魚的人只得溫言安慰他。

「到法國去的路遠麼？」

「遠啦！」

「我此刻去追爹爹，趕得上麼？」

「此時爹爹已經上了船，在海上走着了。」

拜倫除了悲慟，也沒有別的法子，連聲叫他的爹爹，後來哭着回家去了。

到了第二天，他想起了他的爹爹，他又到旅館裏去，拜托釣魚的人：如果父親回旅館來，趕快通知他。

他每天到旅館裏去，釣魚的人依然伏在櫃上睡覺。拜倫將他叫醒，知道父親還沒有回來，這時不知那裏來了一個惡少年，看見了拜倫就來欺負他，用竹帚打他，但是他都能夠忍耐。

過了幾天，他再到旅館去釣魚的人也不見了，只有那惡少年坐在那裏，他也不願進裏面去，一個人沒趣的走回來了。剛剛走到自己的門外，他聽着屋裏發出哭聲，他走了進去，原來是他的母親伏在椅上哭，他急忙跑上前去問道：

「媽媽爲甚麼哭呢？」

「唉！佐治爹爹死在法國了？」

「……………」

「爹爹的朋友寄了信來。」

他的母親哭着，手裏還拿着一封信。拜倫的年紀還小，不能讀那封信，只有靠在母親的膝上痛哭罷了。

* * *

拜倫的脚，生來是跛的，到現在更加跛了。他的母親很心焦，請了許多醫生診治，都沒有效驗。這時不知怎樣，他的母親的脾氣，忽然變了。從前伊的性質很溫柔的，現在變成兇惡的了。因爲一點小事，也要生氣，好像害了歇斯的里病。

到了八歲，他進了小學校。每天在學校裏的時候，有許多朋友在一起，很是快活，到了

散學回家後，他的母親時常罵他。他將書包放在棹上，想要休息一會，他的母親看見了，就睜着眼睛罵他說：

「佐治！你在做甚麼？還不趕快讀書嗎？」

他聽了，嚇得不敢作聲，從書包裏取出書來，「A B C D E」的讀着，讀了沒有幾聲，他的母親又將他抓下椅子來，罵他道：

「爲甚麼讀得這樣大聲呢？真是討厭，不用讀了，出去玩罷！」

拜倫又將書藏好，出外遊玩。他正和小朋友們嬉戲的時候，他的母親忽又跑來罵道：

「佐治！你每天總是貪玩呀！」

他沒有法想，只好中止嬉戲，回家去了。

有一天，他的母親在井旁洗碟子，他立在窗內看，他的母親忽然拿了一個碟子，向他擲去，把他的額角打出血來了。

因此他在家裏，總是提心吊膽的，母親在屋裏的時候，他躲在椅子背後，不敢出來。有一次他躲在椅子背後的時候，外面有人叫他的名字道：

「佐治——」

他聽這聲音，知道是好朋友哈尼斯來了，他答應一聲，「請進來呀！」哈尼斯進屋裏，四處尋他，不知他在那裏。

「喂！佐治！你在那裏！」

「在這裏！」

「那裏？」

「這裏哪！」拜倫說時，用手輕輕的敲椅腳。

「啊！你坐在這裏做甚麼？」

「沒有做甚麼，趕快到這裏來罷！」

哈尼斯不知甚麼原故，走到椅子背後，屈着身子，同他坐着，問他道：

「你爲甚麼要躲在這裏？」

「我怕媽媽打我！」

「那末我以後不敢來玩了，要來，除非穿着鎧甲來！」

「不，你來時，在椅子背後玩玩，是不要緊的。」

兩個人正說着話，母親跑到屋子裏來，喘着氣：

「嚇！嚇！」

他們二人聽了，氣也不敢出，看見她在那裏脫衣服，衣服上沾着泥土，嘴裏「哼！哼！」的叫，用力將衣服撕破了。

哈尼斯見了嚇得發抖，小聲的說道：「我要回家去了！」拜倫急忙用手止住他，直到母親走到別間屋裏去，哈尼斯才悄悄的溜走了。從此以後，拜倫的小朋友們，沒有誰敢來

和他玩了。

拜倫因爲家裏無趣，所以常時到外面遊玩，有一次他和朋友們做「捉迷藏」的遊戲，輪到他去捉別人，眼睛被布矇着瞧不見，不料被石絆倒了，衣服弄髒了，回到家裏，僕人瑪麗（一個老婆婆）看見了，說道：

「哥兒！你看衣服又弄髒了，媽媽看見又要罵了！」

他聽說，急忙將外衣脫下，只留一件襯衫，把脫下來的衣服，用力撕破了。

「唉！哥兒這可了不得哪！」

他不慌不忙的答道：

「我學我的媽媽，媽媽的衣服髒了，她也是這樣撕破的。」

他的媽媽發怒的時候，自然是可怕，有時又好言訓誡他說：

「媽媽家裏的祖先，是乾姆司一世（英國的皇帝）的公主阿娜柏勒，你長大來，要

好好的繼承這門閥哪！

這樣的話，時時印象在他的腦裏。

* * *

拜倫進阿伯敦小學校的時候，跛足的病更加重了，并且身體長得很肥大，所以他不能夠運動，一個人站在操場的角度上，看別人打庭球，有一個頑皮的學生名叫印司的，向他說道：

「拜倫！我們兩人去打球好麼？」

「我不會！」

「不會？你敢反抗我麼？」

「誰反抗你呢？」

「那末，你照着我告訴你的做罷！」印司跑去拿了一個竹籃來，叫拜倫放一隻腳在

裏面拜倫沒有法子，只得照他說的做了。印司又說：

『你就這樣的繞着操場走一個圈子！』

這時拜倫氣極了，握起拳頭，想要打印司。他又轉念想道：『我何必打他呢？讓旁人看了，評判一下，看是他錯呢？我錯？』他的拳頭終於沒有發出去，只得忍氣穿了竹籃在操場上走。

他的身體肥大像一個皮球一樣，一隻腳穿起竹籃，一隻腳又是跛的，一拐一拐的在操場上走，大家見了，笑得前仰後合的，聲音震得遠處都可以聽着，這時拜倫氣極了，忍耐又忍耐，可是眼裏已有淚花轉動了。

拜倫到學校裏去，必定經過一條街，街上有一個乞丐，每天都站在那裏，拜倫走過他的面前，他便跟在後面，學他走路的樣子，又做出可憐的聲音叫道：『老爺！太太！給可憐的乞丐一個錢罷！』過路的人看見，也忍不住好笑了。他們兩個人，一個真跛，一個假跛，在街

心走過，很使人家注意，反有人肯拿錢給乞丐了。

拜倫立在鏡子面前，想到學校裏所遇見的事，覺得不可忍耐了。

「哼！你侮辱得好呀！」

他咬着牙齒，好像即刻要去打印司一般，口裏咕噥道：「可惡的印司，你好好記着！」

於是他心裏打算如何去報仇，或是趁他不防的時候，在後面推他跌一個筋斗呢？或是打一拳的好？再不然去告訴先生嗎？一會兒他忽然想着一個計策，用手在膝上拍了兩下，

自言自語的說道：

「得了！得了！我好蠢呀！我受他的侮辱，是因為我不會打球，不能運動，好的從明天起，我也打球打拳，我不信跛足就做不來這些事呀！」

他下了決心，從第二天起就努力學運動，又恐怕還要長肥肉也不吃，又時常吃菓子鹽，肚裏餓的時候總是忍耐着，只吃一點餅乾和水。

這樣做去，過了一年半，學校裏開運動會，節目裏有一節是打拳，恰好輪到他和印司二人比賽，在許多人的面前，他們二人走了出來，聽着指揮者的笛聲一響，就你一拳我一拳的打起來，爭鬪的時間很久，看的人都以為跋足的拜倫一定要輸，後來印司的氣力漸漸減了，拜倫正打得起勁，嘍的一拳，就把印司打倒在臺上，旁觀的人都拍手歡呼慶賀他的勝利！

一千七百九十八年五月，拜倫的伯父死了，由拜倫承繼財產，他的母親帶着他和用人瑪麗到英格蘭去，後來就住在拉丁報，請了一位名叫洛却士的教師到家裏教書。拜倫得了教師的指導，他的學問增進了不少，但是他的腳漸漸跛得厲害了。

洛却士看見拜倫這樣，就告訴他的母親，快點請醫生來診治，後來請了一位醫生，因為醫術不精，也沒有治好，在旁人看他的樣子，替他着急，但是他却很安然，每天仍舊跛着

脚用心讀書。

那時拉了根地方，來了一個巫婆，伊自稱是天上的神叫她來的，無論甚麼事情她都能知道，有人問她道：

「老婆婆！我們死後，是怎樣呢？」她莊重的答道：

「我們死後，是到月世界裏去的。」

她信口胡說，有許多無識的人給她很多金錢，並且喜歡的說，「我們死後，就要到月世界去旅行了！」

惟有拜倫，他不信巫婆的話，心裏恨她，要想一個法子懲治她。有一天他聽着街上的人叫道：

「未卜先知的老婆婆來了！」衆人趕忙跑去圍着她。

拜倫走近巫婆的旁邊，叫她一聲，她也不答應。拜倫生氣了，大聲叫道：「老婆婆！」她

才看拜倫一眼，問道：「甚麼事？」拜倫道：

「我有一件事情託你，我的足跛了；不久就要死了，死了之後，怎麼樣呢？」

「死了之後，就到月世界裏去，你拿錢給我，我可以使你變成菩薩的弟子。」

「哼！壞蟲！」

他罵了巫婆幾聲，就回家去了。坐在屋裏，越想越氣，他就寫了一首詩——詩的大意是：

拉丁根的街上，

有個巫婆來了。

她說：

「你們死了，怎樣呢？」

文壇逸話

無非到月世界去罷了！

巫婆呀！你死給我們看呀！

你死了到月裏去旅行，

將我的爹爹帶回來！

我的爹爹也應該住在月裏呀！

你說的話有根據麼？

你這壞婆子說的話，

有誰當作是真的。

你死給我看呀！

你若死不去，

趕快離開拉了根！

滾開去！滾開去！快去！

逃到月世界裏去！

拜倫將這首詩寫了五六張，貼在街角的牆上，巫婆看見了，知道有人要戲弄她，就逃去了，以後就不再來了。

* * *

一千八百零一年的夏天，拜倫十四歲的時候，他進了哈路學校，先生很稱贊他，說他將來必成偉人。到一千八百零五年十月，他出了哈路學校，進了劍橋的三一學院。過了三年，在一千八百零八年，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得了學位，他生來具有的義俠心，也隨着他的年齡并進了。

他在三一學院的時候，是很可紀念的。在校時（一千八百零六年十一月），他的第

一部詩集出版了，但是這時也是他最悲慟的時期，當他要卒業的時候，有一天，校役送了一封信給他，他看了信封，知道是僕人瑪麗寫的，折開來看，信上寫着：

『母親因急病逝世，請速回家！』

他看完了，流下淚來，只得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 * *

一千八百零九年，拜倫二十二歲的時候，他到希臘去了。希臘是歐洲的文明國家，如像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柏拉圖，英雄凱撒等，都生在希臘。他們的文明，正如春天的日光，照遍大地。在古時是最強盛的，不幸到了這時，受了土耳其的欺辱，就成了一個衰弱不振的國家了。

拜倫到了希臘，往各處遊歷，看見希臘國家的萎靡，人民的瘦弱，他的眼裏就含着同情之淚，他痛恨土耳其的無理，想要替希臘人民盡力。

他這時做了一篇長詩，名叫東瀛，詩裏寫一個詩人唱着一首歌，歌的意思就是悲悼希臘的，并且叫希臘人民快些醒悟，不然，就要忘國了。

他的這篇詩很有影響，鼓勵了希臘的人民，後來他們就反抗土耳其，宣布獨立，拜倫也回到英國帶了兩隻船，載着糧食和兵器去幫助他們，同拜倫到希臘的有特尼洛立，比特洛，布魯洛，司考特等人。

那時希臘人民聽說拜倫來了，大家都歡呼道：

「我們的救星來了！」

拜倫的船停在米梭龍吉港口的時候，市民們都發狂似的歡迎他，放砲祝賀他，奏了歡迎的音樂，大叫「拜倫萬歲！」推他爲希臘獨立軍的總督。

他帶着軍隊和土耳其打，戰爭極烈，占領了許多地方，擒了許多敵人。那時俘虜中有一個八歲的女孩名叫哈達吉的，拜倫看見了，立刻叫人送她回她的家裏去。後來那個女

孩不肯回家，情願住在希臘，可見拜倫真能感動人哪！

拜倫因爲戰事，辛苦疲勞，加以米梭龍吉地方氣候不好，就染了病，病勢一天比一天加重，延到一千八百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這位義俠的英雄詩人，就逝世了。

他將死的時候，說了一聲，「我要睡了！」

拜倫死後，希臘的人民，如同喪了父親一樣的悲哀，官廳學校都休業追悼他，舉行國民葬儀，將靈柩送回英國，葬在哈克萊爾寺中。

到了今年（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他已經逝世一百年了，但是這詩人拜倫！希臘獨立之父！義勇之神——的名字，將與地球終古哪！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因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用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督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民國廿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九月印行

(二〇三八)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文壇逸話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本館定價五分

編者 宏 徒

發行兼印刷者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82

304324



50225111

1
030